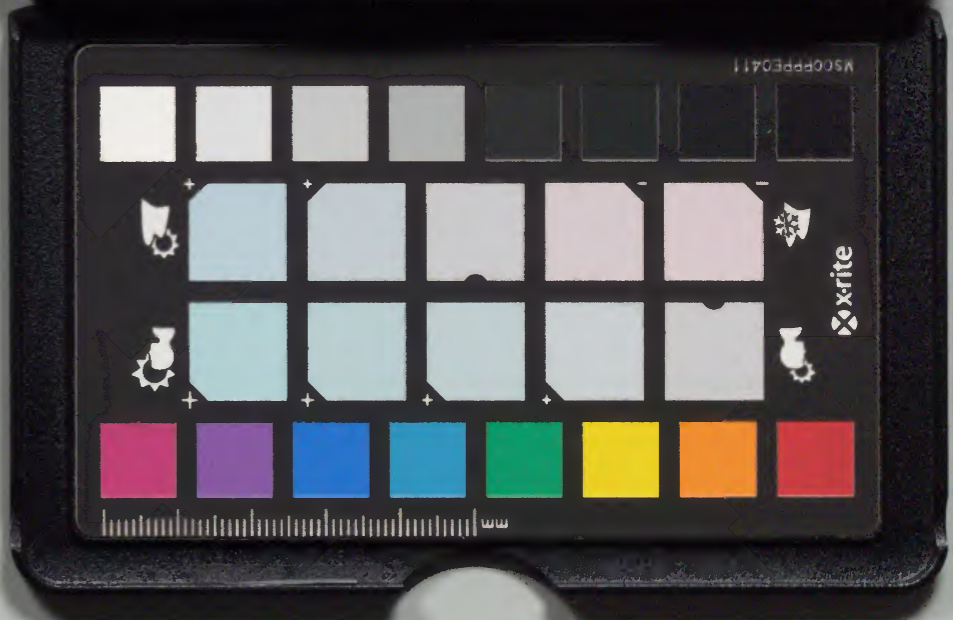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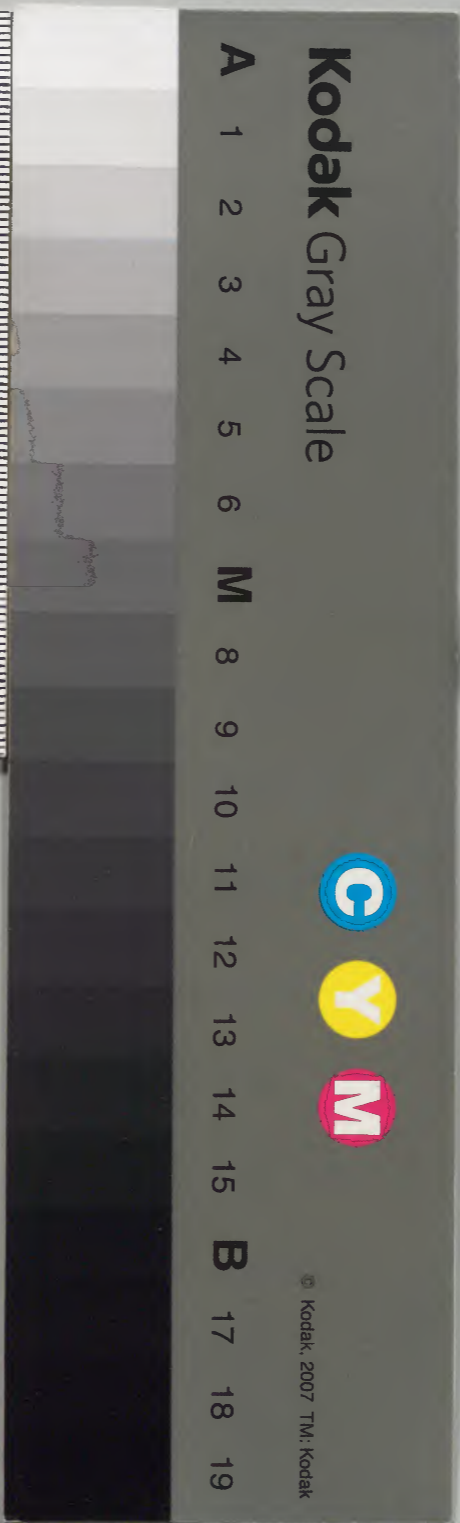


宋書

卷十四之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10)	
函號	別	10	1



史書卷十四

志第四

淺草文庫

沈約撰

禮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
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
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
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

南北之祀互相卽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況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剝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顛鄭冲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爲得天故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

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
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
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
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明帝卽位便有改正朔之
意朝議多異同故持疑不決久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
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駁異
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常以爲夫子作春秋通
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
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太麓受終文祖或尋干
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
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
不改爲是邪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
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
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
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
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
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
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麋玉以赤繪高辛
氏以十三月爲正麋玉以白繪尚書傳曰舜定鐘石論
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

日齋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
三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
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
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
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
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後雖百世
皆以前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
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
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
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

以十三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爲正
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爲正法物之萌其色
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欲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
成麟鳳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
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
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
明天命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明相承周則復始正
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
以明也太尉司馬懿尚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悌中書監
劉放中書侍郎刁幹博士秦靜趙怡中侯中詔季岐以

爲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黃缺以爲不宜改青龍五年山荏縣言黃龍見帝乃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爲羣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箸統者旣膺受命曆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箸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延羣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摠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旣不能紹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

之闕者未補疊疊之德不著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
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考之羣藝厥義彰矣
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
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太赤之旗朝會建太
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
祠祀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
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爲節此曆數之序乃
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
顯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惟新之命於戲王公羣后百
辟卿士靖康厥職帥意無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
聞知稱朕意焉案服色尚黃據土行也犧牲旂旗一用
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
卽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卽戎魏用殷
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卽戎也明帝又詔曰以
建寅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
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色各從其
正不隨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於用玄則祭地不得
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邪更議於是議
者各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
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用

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同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同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義暢矣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卽位是年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於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羣臣設盛樂不合於禮博士樂祥議正日且受朝貢羣臣奉贊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太尉屬宋誕議今因宜改之際

還脩舊則元首建寅於制爲便大將軍屬劉肇議宜過正一日乃朝賀大會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奏事五內斷絕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剝裂不可以此日朝羣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當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慘永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晉武帝太始二年九月羣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所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荅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爲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

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
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於
義為弘奏可孫盛曰仍舊非也且晉為金行服色尚赤
考之天道其違甚矣及宋受禪亦如魏晉故事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
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
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
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
而已明帝不從乃詔曰先帝即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
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尚書奏易

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

國咸寧宜為大和元年詔缺七周之五禮其五為嘉嘉

缺二春秋左氏曰晉侯問襄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

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

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

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

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

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許諾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假鐘磬焉禮也賈服說皆以為人君禮十二而冠也古

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

壬午歲出居東以癸未歲反禮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居東未反成王冠弁以開金滕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禮傳之文則天子諸侯近十二遠十五必冠矣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末造之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氏以

來天子諸侯頗采其議志曰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褒新禮今不存禮儀志又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民尊極德備豈得復與士同此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況十二之年未及志學復謂德成無所勸勉非理實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詞曰令月吉日又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魯

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也後漢以來
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晉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
南王東此則晉禮亦有非必歲首也禮冠於廟魏以來
不復在廟然晉武惠冠太子皆卽廟見斯亦擬在廟之
儀也晉穆帝孝武將冠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

晉惠帝之爲太子將冠也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
珪加冠兼光祿勳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
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
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
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

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
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統侍中脫絳紗服加
袞服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
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晉武帝太始
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議奏禮十五成
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
王非古典於是制諸王十五冠不復加命元嘉十一年
營道侯將冠詔曰營道侯義恭可克日冠外詳舊施行
何顛冠儀約制及王堪私撰冠儀亦皆家人之可遵用

者也

魏齊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晉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禮納徵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丑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采吉期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爲具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

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出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唯給璋餘如故事咸康二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卽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非禮也三者昏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漢魏遺事闕略者衆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

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
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相子相子對曰夫婦
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
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荅徑自上通先儒以爲
丘明詳鍊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
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康帝建元元年納后
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設毛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
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毛頭不
設求量處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卽御
物今當臨軒遣使而立五牛旂旂旄頭畢罕並出卽用
故至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
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
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旂而今猶復設之
邪旣不設五旗則旄頭畢罕之器易具也又詔曰舊制
旣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唯當以供軍國
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及至穆
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經
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
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
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

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
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
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咸寧二年納悼皇后
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
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
友則咸康華恒所上合於舊也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
一依咸康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六禮云宜依漢舊
及大晉已行之制此恒猶識前事故王彪之多從咸康
由此也惟以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爲
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也其告廟六禮版文等

儀皆彪之所定也詳推有典制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
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
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
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
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
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
軍都御侯糞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詔次問名版文
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
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
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

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憚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蟻蟻之族猥承大禮

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其稽首承詔皆如初答
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
皆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唯納徵羊一頭
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
玉璧一枚馬六頭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鴈六禮
也其珪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
其注古者昏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宋文帝元
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
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
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兗江三州綱彭城江夏南譙始興
武陵廬陵南豐七國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
豫會又詔今小會可停妓樂時有臨川曹太妃服明帝
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
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所準况或者虎取其威猛有
彬彬玉以象德而有潤粟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義兼
炳蔚熊羆亦昏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用未詳何以
遺文晉氏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
徵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昏納
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依經記更
正若應用者為各用一為應用兩博士裴昭明議案周

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注云束帛以儀注以虎皮
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婚禮不辨
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
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
各異今帝道弘明徵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經誥凡諸
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既
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
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實
均璧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
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
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長兼國子博士
虞蘇議案儀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雜皮而已禮記郊
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
兩珪璧宜仍舊各一也參詵蘇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
一豹熊羆皮各二以蘇議爲允詔可

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
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
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
嬪

漢魏之禮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

爲不可其後乃革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臨
軒其儀太樂令宿設金石四廂之樂於殿前漏上二刻
侍中侍臣冗從僕射中謁者節騎郎虎賁旋頭遮列五
牛旗皆入虎賁中郎將羽林監分陞端門內侍御史謁
者各一人監端門廷尉監平分陞車西中華門漏上三
刻殿中侍御史奏開殿之殿門南止車門宣陽城門軍
校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升殿夾御
座尚書令以下應階者以次入治禮引大鴻臚入陳九
賓漏上四刻侍中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之服升太極殿

臨軒南面謁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鴻臚臣某稽首言
羣臣就位謹具侍中稱制曰可謁者贊拜在位皆再拜
大鴻臚稱臣一拜仰奏請行事侍中稱制曰可鴻臚舉
手曰可行事謁者引護當使者當拜者入就拜位四廂
樂作將拜樂止禮畢出宮有其注舊時歲旦常設葦茭
桃梗雜雞於宮及百寺門以禳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
設之有桃卯無磔雞案明帝大脩禳禮故何晏禳祭據
雞牲供禳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也桃卯本漢所以禳卯
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宋
皆省而諸郡縣此禮往往猶存上代聘享之禮雖頗見

經傳然首尾不全叔孫通傳載通所制漢元會儀綱紀
粗舉施於今又未周備也魏國初建事多兼闕故黃初
三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案何禎
許都賦曰元正大饗壇彼西南旗幕峨峨檐宇弘深王
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於飛雲朱幕張于前庭絙青帷
於兩階象紫極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
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臣案魏司空王郎奏
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鐙對於二階之間
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鐙月照星明雖
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賦本不在洛京

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王賦又云朝四國於東巡亦
賦許昌正會也晉武帝世更定元會注今有感寧注是
也傳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
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感寧
注先正一日守宮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
鼓吹又宿設四廂樂及牛馬帷閣於殿前夜漏未盡十
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
東中華門入謁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車
與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陛部立其陛衛者
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

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鍾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鍾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治禮郎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壁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治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單于子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君登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壁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讚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壁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贊授贊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以次作樂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三刻又出鍾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御謁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尊酌壽尊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曰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

宋書卷十四
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諸王等還本位陞者傳
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
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
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
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御飯到陞羣臣皆起太官令
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侍郎
侍郎跪侍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
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儻儻以次作鼓
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伎乃召諸郡計吏前授敕
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鍾鼓作羣臣

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隨事立位大體亦無異也宋有天
下多仍舊儀所損益可知矣

晉江左注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
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

魏制蕃王不得朝觀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
爲常晉太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
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解却在
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不得從本數朝禮鞮璧
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
之國其有授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

朝聘之制此禮遂廢

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
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
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
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
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
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
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
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
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

唯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平公曰寡人亦有
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
則必無廢斯爵至于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
樽蓋杜舉之遺式也畫爲虎宜是後代所加欲令言者
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漢以高帝十月定秦旦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
朔猶常饗會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萬國及百
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旦晉有其注宋永初元年
八月詔曰慶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
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晉氏南遷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謂陽位之義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大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脩遠謂宜移郊正以定天位博士司

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世祖崩前廢帝卽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爲樂游苑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爲北湖移於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濕又移於白石邨東其地又以爲湖乃移於鍾山北京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石東湖北郊還舊處南郊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齋之朝御太極殿幄坐者絳紗褌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衆官悉壇東就位太祝史牽牲入到榜稟犧令

跪白請省牲舉手曰膾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郎施饌牲用繭栗二頭羣神用牛一頭醴用秬鬯藉用白茅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罍斟酒璧用蒼玉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藁晉江左用蒯車駕出百官應齋及從駕填街先置者各隨申攝從事上水一刻御服龍袞平天冠升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上太常引入到黑攢太祝令跪執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與羣臣皆再拜伏治禮曰興博士大常引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詣壘盥黃門侍郎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授爵酌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次詣太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天之禮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從東階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謁者又引光祿升壇終獻訖各降階還本位太祝送神跪執匏陶酒以灌地興直南行出壇門治禮舉手白羣臣皆再拜伏皇帝盤治禮曰興博士跪曰祠事畢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當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體爵酒黍飯諸饌物登柴壇施設之

治禮舉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發太祝令等各下壇壇東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壇火半柴傾博士仰白事畢皇帝出便坐解嚴天子有故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其亞獻猶終獻太常光祿勳也北郊齋夕牲進孰及乘輿百官到壇三獻悉如南郊之禮唯事訖太祝令牲王饌物詣壇置牲上訖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禮舉手曰可靈二十人俱時下土填壇欲半博士仰白事畢帝出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乘輿罕出矣魏及晉初儀注雖不具存所損益漢制可知也江左以後官有其注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

面拜日頌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門之外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時也漢郊祀志帝郊泰畤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爲卽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禮也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義也尚書太傳迎日之詞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吳時郎陳融奏東郊頌吳時亦行此禮也晉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車駕

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爲大案此詔帝復爲親朝日也此後廢

殷祠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致齋之日御大極殿幄坐著絳紗襪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之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訖治禮謁者各引太樂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烏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凡禘祫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爲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晉氏又有陰室四殤治禮引陰室以次奠爵于饌前其功臣配饗者設坐於庭謁者奠爵于饌前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也四時祭祀亦皆於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晉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太康中有司奏議十一月一日合朔莫

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詔曰夕牲而今有司行事非也改擇上旬他日案此則武帝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也晉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晉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禮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昔漢靈帝世立春尚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歐殺陌使於南書寺於是詔書曰議郎蔡邕博士任敏問可齋祠不得無不宜邕等對曰按上帝之祠無所爲廢宮室至大陌使至微

日又寬可齋無疑竈非不知有此議然不從也魏及晉初祭儀雖不具存江左則備矣官有其注

祠大社帝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進孰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司行事

漢安帝元初六年立宗祠於國西北城亥地祠儀比泰社日月將交會太史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

史以上皆各持劔立其戶前衛尉卿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魯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蝕之祝史請所由叔孫昭子曰日有蝕天子不舉樂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又以赤絲爲繩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責之合朔官有其注昔漢建安中將王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不共詣尚書令荀文若諮之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禪龜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滅或推術諺誤也文若及衆人咸喜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劭由此顯名魏史美而書之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文王時爲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荅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

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
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
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晉元帝天興元年四
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
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
日有變便伐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
敕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復
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劭議以示八坐于時有
謂劭爲不得禮意荀文若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
遂著議非之曰劭論災消異伏又以慎竈猶有錯失太
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
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
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
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
孔子老聃助塋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行故日蝕而止柩
曰安知其不見星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乎
夫子老聃豫行見星之防而劭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
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旣
過猶退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祝聞天眚將至行慶樂
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

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別此可謂失其義指劉劭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劭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相承至今耕籍之禮尚矣漢文帝脩之及昭帝幼卽大位耕於鉤

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於懷縣魏三祖皆親耕籍晉武帝太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有司行事詔曰夫民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會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主者詳具其制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無官田隨宜便換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之後其事便廢史注載多有闕止元哀二帝將脩

耕籍賀循等所上注及襄憲爲胡中所定儀又未詳允
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
注史學生山謙之已私鳩集因以奏聞乃下詔曰國以
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一夫輟耕饑者必及倉廩旣實禮
節以興自頃在所貧耗家無宿積陰陽暫偏則人懷愁
墊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
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道之方氓庶忘勤分
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
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
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

古者從時脉土以訓農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
主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上元辰朕當親率百辟
致禮郊甸庶幾誠素獎被斯民於是斟酌衆條造定圖
注先立春九日尚書宣攝內外各使隨局從事司空大
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開阡陌
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
宿設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稂之種
付藉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大牢告祠先農悉如祠帝社
之儀孟春之月擇上辛後吉亥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
蒼駟青旂著通天冠青幘朝服青袞帶佩蒼玉藩王以

下至三百石比晁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服章車駕出
衆事如郊廟之儀車駕至藉田侍中跪奏尊降車臨壇
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
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
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田令率
其屬耕竟畝灑種卽耨禮畢魏氏雖天子耕藉其蕃鎮
諸侯並闕百畝之禮晉武帝未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百
畝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治國
宜脩耕藉之義然未施行宋太祖東耕後乃班下州郡
縣悉脩其禮焉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漢則東郊非古也魏
則北郊依周禮也晉則西郊宜是與藉田對其方也魏
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按韋誕后蠶頌
則于時漢注已亡更考撰其儀也及至晉氏先蠶多采
魏法晉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
子諸侯親耕千畝后夫人躬蠶桑今陛下以聖明至仁
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教道未
先蠶禮尚闕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古者天子
親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
明教示訓也今藉田有制而蠶禮不脩中間務多未暇

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使侍中袁粲草定其儀皇后采桑壇在蠶室西帷宮中門之外桑林在其東先蠶壇在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取民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箸十二笄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蓋雲母安車駕六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桑前一日蠶官生蠶著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大牢祠先蠶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設饗賜絹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脩此禮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作泮宮于鄴城南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齊王正始中劉馥上疏曰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

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晉武帝
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
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
入學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遊子弟所謂
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太康五年脩作明堂辟雖靈臺
孫休永安元年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導世治
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
趨務棄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
按舊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史
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
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淳
王化以隆風俗於是立學元帝爲晉王建武初驃騎將
軍王導上疏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
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叙有恥
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
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
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
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
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
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

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脩其身
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及本復始
各求諸已敦素之業著浮偽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
事君則忠用之蒞下則仁卽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
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
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
必崩而況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
聞金革之響于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
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
命世之資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
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
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
熾節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
政刑當竝陳以俱濟者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
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
所震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
補王綱弛而更張饗饗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
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
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
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竝入于學

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偽塗塞則其化
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脩禮之士以爲之師隆
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散騎常侍戴邈又上表
曰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
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
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
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
天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
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寂漠豈天下小於魯
國賢哲乏於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遭無妄之禍社
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虎步於萬里遂
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肝
食之憂黎民懷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遽遽豆
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
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日不覩揖讓升降
之禮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
無復孑遺於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
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
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壹
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

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清夷天下
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
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搃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
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荆隨發采琢
之美不亦良乎愚以世喪道乂民情玩於所習純風日
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造始萬
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
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
輔篤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
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闇淺
不能遠識格言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太興初議
欲脩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
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
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
崧上疏曰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
經學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
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康永
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奧通洽古今行爲世
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叅訓

門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藉用
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
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於魏崇儒興學治
致升平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閤
東序圖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
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
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
士如林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
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
講誦遏絕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

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
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
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
寔儒風邈遠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代之
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
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
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周易
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爲鄭易博士一
人儀禮一經所謂出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
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宜置

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
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
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
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邾親
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
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
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
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
穀梁亦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漢之名儒猶
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
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
未能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
臣以爲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
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劔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
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
大務而爲治所由息焉拔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
豈忘本而道存邪可共博議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詔曰
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餘如所奏會王敦之難事不施
行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又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治於南蠻頌聲逸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爲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暫頽庠序之禮有關國學索然墳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息鞅披覽投戈吟詠以爲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乎天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頌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典謨是詠豈不盛哉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由此遂廢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宮教曰人情重交而輕賒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漠仰瞻俯省能弗歎慨自胡夷交侵

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吳起屈完所以爲歎也由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況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騫之時以馬上爲家逮于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大學興業所謂積流必於是真通才也今使三時旣務五教並脩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脩復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尋薨又廢孝武帝太元元年尚書謝石又陳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唯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

悅禮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羣生於是乎穆世不常
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脩學懼墜
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
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
民性靡素絲之益疊疊玄緒翳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
念寤寐永歎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
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
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雕琢琳琅和
寶必至大啓羣蒙茂茲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
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烈宗納其言其年選公卿二千
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
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臣聞弘化正俗
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
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
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爲本
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
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脩建
庠序公卿子弟並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
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僉
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

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朔之餼羊仲尼猶愛其禮況名實兼喪面墻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遑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竊謂羣臣內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合乞付外叅議烈宗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發憤歎息清河人李遼又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鳧藻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迤斯文緝熙宏猷將何以光贊時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賒而實急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頽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旣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脩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詔采臣鄙議敕下

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
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
令賜許供遣二臣薨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
美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愚
謂可重符兗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戶以供掃灑并
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然入道
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
懷何柔而不從所爲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輦轂于
今入稔違親轉積夙夜匪寧振武將軍何澹之今震扞
三齊臣當隨反裴回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
又不見省

宋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
復立國子學二十七年廢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車駕親率羣司行養老之禮於
太學於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今無其注然漢
禮具存也

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雖行鄉飲酒之禮詔
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
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二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魏齊王正始中齊王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

辟雍弗躬親晉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
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
顏淵元帝詔曰吾識太子此事祠訖便請王公以下者
昔在洛時嘗豫清坐也成穆孝武三年亦皆親釋奠孝
武時以太學在水南縣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
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
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
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元嘉二
十二年太子釋奠采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畢太祖親臨
學宴會太子以下悉豫

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凶事
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而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皆戰陳之辨鼓鐸錡鑿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
之節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獻禽以享祠仲秋教治兵如振旅
之陳以獮田如蒐之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遂以
狩田獻禽以享蒸蒐者蒐索取其不孕者也苗者爲苗
除害而已獮者殺也從秋氣所殺多也狩者冬物畢成
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漢儀立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
牲於郊以麋陵廟名曰獮劉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

鬣躬執弩射牲太宰令以獲車送陵廟於是乘輿還宮
遣使以束帛賜武宮肄孫吳兵法戰陳之儀幸以爲常
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
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今兵革未
偃士民習素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
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治兵魏王
親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兵于東郊
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治兵于東郊晉武帝太始四年九
年咸寧元年大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習衆
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
羽仗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
地因名鬪場自後蕃鎮相度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
無事焉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
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
宣武場主胄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
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
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

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
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
纓二品以上攤刀備槊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
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
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度
殿中郎率護車部曲在司馬之後尚書僕射都官尚書
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諸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
幹蘭臺治書侍御史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糾司校獵
非違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
龍門外內官道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
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
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
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嚴
上水一刻奏搥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爲再
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
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
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
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
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劔履進夾上
閣正直侍郎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

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劔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誼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騶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倡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圓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坐侍臣升殿直衛鈹戟虎賁毛頭文衣鷓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坐幔省帝若躬親射禽變御戎服內外從官以及虎賁悉變服如校獵儀鈹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外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譟警角至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護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厨列言統曹

正厨置尊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饗校獵衆軍至哺正直
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箸朱服釵戟復鞘再嚴先置官
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箸黑介幘單
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
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中
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
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
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
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
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闕
亦如常儀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如常
儀訖罷

宋書卷十五直於中奏

宋書卷十五

志第五

梁沈約撰

禮二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

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
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各有差晉武帝
太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
狩方嶽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擇人誦志
故雖幽遐側微心無擁隔人情上通上指遠喻至于鯨
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
深泉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
爲之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
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人
之未艾其何以恤之今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
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喻朕
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
苦周典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
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爲一書其
孔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
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舊章前訓今
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
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
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

宋書卷十五
焉摯虞新禮議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
柴望告至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
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章
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
禮建旗如舊禮然終晉世巡狩廢矣

宋武帝永初元年詔遣大使分行四方舉善旌賢問其
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東巡丁卯至丹徒己巳
告覲園陵三月甲戌幸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乙亥饗
父老舊勲于丹徒行宮加賜衣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
年租布之半繫囚兒徒五歲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

戰及先大將軍并貴泥關頭敗沒餘口老疾單孤又
戰亡家不能自存者並隨宜隱恤二十六年二月己巳
上東巡辛丑幸京城辛亥謁二陵丁巳會舊京故老萬
餘人往還饗勞孤疾勤勞之家咸蒙卹賚發赦令蠲徭
役其時皇太子監國有司奏儀注

某曹關某事云云被令儀宜如是請爲牋如左謹關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議
以爲宜如是事諾奉行某年月日某曹上

右牋儀準於啓事年月右方關門下位及尚書官

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經它官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某事云云求告報如所稱詳檢相應今聽如所上處事諾明詳旨申勤依承不得有虧符到奉行年月日起尚書某曹

右符儀

某曹關太常甲乙啓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相應請聽如所上事諾別符申攝奉行謹關

年月日

右關事儀準於黃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年月

下左方下附列尚書衆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奏言今言關餘皆如黃案式

某曹關司徒長史王申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尚書某甲參議以爲所論正如法令報聽如所上請爲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儀

司徒長史王申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州府緣案允值請臺告報年月日尚書令某甲上

建康宮無令稱僕射

令曰下司徒令報聽如某所上某宣攝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僕射

司徒承書從事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某事云云令如是請為令書如右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內出下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為某官如故事

右令書板文準於詔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尚書下云云奏行如故事

右以準尚書勅儀 起某曹

右並白紙書凡內外應關牋之事一準此為儀其經宮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敕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靜屢聞

右若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制
詔餘如常儀辭關板文云某官奠土臣某里臨官
稽首再拜辭制曰右除奠土及稽首云某官某甲
再拜辭以令曰代制曰某官宮臣者稱臣

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棨傳令信

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
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
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著錄案上奉以入就席伏
讀訖賜酒一卮官有其注傳歲曰立秋一日白路光於
紫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晉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
騎侍郎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
公曹奏讀秋令儀注新荒以來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
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
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從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
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比熱隆赫臣等謂
可如恒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
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門下駁依武皇夏
闕讀令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祗述天和隆赫之道
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

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細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見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王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某履某舄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絲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

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其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道娛啓事以上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今書舊事于左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

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

隨四時不以五行爲分也是以服黃無令其後太祖常
謂士令三公郎每讀時令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
失常儀宋唯世祖世劉騶太宗世謝緯爲三公郎善於
其事人主及公卿竝屬目稱歎騶見宗室傳緯謝綜弟
也舊說後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產二女上
已產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竝亡俗以爲大忌至此月
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
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史臣案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
豐浴如今三月上已如水上之類也豐浴謂以香薰草
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已之溱洧兩水之
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此則其來甚久非起郭虞
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
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
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
三月上已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
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楨魯
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
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已也
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羣臣晉海西鍾山後
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

漢文帝始董三年喪制臨終詔曰天下吏民臨三日皆
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其當給喪事者無
跣經帶無過三寸當臨者皆旦夕各十五舉音服大紅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繼七日而釋服文帝以己亥崩乙
巳葬其間凡七日自是之後天下遵令無復三年之禮
案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
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
寸制喪三日然則聖人之於急病必爲權制也但漢文
治致升平四海寧宴廢禮開薄葬也宣帝地節四年詔
曰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徂事不得葬傷孝子心
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隄事得收歛送終盡其
子道至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事父母孝謹母終既葬三
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典章
然而原涉行父喪二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
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薛脩服母喪二年而兄宣
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同宣卒以此獲譏於世是則
喪禮見貴常存矣至漢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
孝使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弔
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喪三年
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禮事皆姦妄天下疾之漢

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

後漢世諸帝不豫竝告泰山弘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遣司徒分詣郊廟社稷魏武臨終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

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帝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卽殯是月丁卯葬葬畢反告是爲不踰月也諸葛亮受劉備遺詔旣崩羣臣發喪滿三日除服到葬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此則魏蜀喪制又竝異於漢也孫權令諸居任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羣臣議立制胡綜以爲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顧雍等同綜議從之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得減死一等自此遂絕晉宣帝崩文景竝從權制及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漢

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
孚太傅鄭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
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
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
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
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
化致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
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
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閱履之於
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

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
過山陵彌遠攀慕永絕臣等以爲陛下宜回慮割情以
康時濟治輒敕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宮復膳諸所施
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於草土
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旣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
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乂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
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
及悲剝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
仲尼所以抑宰我上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
然今以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

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疏食慙憂內
盈毀悴外表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不遑
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
氣用損以疚大事輒敕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
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
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二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
稱心立衷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告訴雖薄於情
食可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繼
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
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書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
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壹得叙人子情邪思慕煩
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奏行備太宰司馬孚
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
思罔極衰麻雖除毀頓過禮疏食麤服有損神和今
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悚
息平議以爲宜惟遠體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
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
以叙哀憤體氣自佳其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
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爲梓
宮所棄遂離衰絰感痛豈可勝言顧漢文不使天下

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以自割不以副諸君子有
三年之愛而身體廓然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
衰經行乎等重奏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
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於後陛下
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旣從權制釋降衰
麻羣臣庶僚吉服今者謁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經近
臣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
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
情也羣臣自當案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乎等
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
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
宜旣降心克已俯就權制旣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
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
亦未之敢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
詔曰惠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
苟相違

秦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練
帳薦素牀以布巾裹白草輅輦板輿細犢車皆施縑裏
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
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

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脯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卽言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沓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黜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闡之禮自遠代而廢矣唯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以請詔曰覽省奏事益增感剝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叙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

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常以言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身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文帝崇陽陵先開一日遣侍臣侍梓宮又遣將軍校尉當直尉中監各一人將殿中將軍以下及先帝時左右常給使詣陵宿衛文明皇后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

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至今往往以爲成比也晉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爲除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猶爲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爲重豈不蔽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三服每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猷之未遠其傳玄之謂也

秦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博士張靖議太子宜依漢文權制割情除服博士陳達議太子宜令服重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杜預奏諒闇之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既虞爲斷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博士段暢承述預旨推引禮傳以成其說既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隨御除服自漢文用權禮無復闕禁歷代遵用之至

晉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
嫁不得作樂以一朞爲限宋高祖崩葬畢吏民至于宮
掖悉通樂唯殿內禁

宋武帝永初元年黃門侍郎準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
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
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玄議宜
使朝野一體詔可

晉惠帝永康元年愍懷太子薨帝依禮服長子三年羣
臣服齊衰朞

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制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晉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
朞詔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
尊卑體殊喪服亡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三誓則不殤
也中書令下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行
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
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爲升降也微斬與大功
其爲輕量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以
大功爲重嫡之服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
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

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况以天子之尊為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絕碁故也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朔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碁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

晉孝武太元元年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恭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后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碁於是帝制碁服

晉安帝隆安四年大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各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

宋書卷十五
禮祖不厭孫宣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相歷至西上閣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廡設廬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卽吉故其間服以緦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一朞不應復有禫宣下以爲永制詔可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爲服總三月成服仍卽公除至三月竟未祥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爲但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禮官處正太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止

降旁親外舅總麻本在服例但衰經不可以臨朝饗故
有公除之議雖釋衰襲冕尚有總月之制愚謂至尊服
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
月之限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喪所極莫深於尸柩親
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爲兄弟既除喪以及其葬
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畜衰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
理可知也愚謂王右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
議喪禮卽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
服制已變豈容終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案晉太始三年
武帝以暮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頻詔勤勤思申棘心
于時朝議譬執亦遂不果愚謂皇后終除之日不宜異
著重服直當釋除布素而已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
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
膺之云晉武拜睦不遂反服此時是權制既除衰麻不可
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愚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
服未公除時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
蘇瑋生議案三日成服卽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
其文若竝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
以王制奪禮葬及祔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
於後雖有齋斬重制猶爲功總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

遂以卽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依禮除釋皇后
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齋衰尚書令中軍將軍建
平王宏議謂至尊總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
朱膺之議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權事變禮五服俱革
總麻輕制不容獨異謂至尊旣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復
有除釋之義其餘同朱膺之議重加研詳以宏議爲允
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
后服朞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
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日心制終盡從禮卽吉昔
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
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日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
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驗已爲定
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
公主還同在室卽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
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卽吉以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
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
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
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
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

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樟木爲窆號曰樟宮載以龍輜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卿斷草司空告后土謂葬曰山塋祔文元皇后廟之陰室在正堂後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設位太極東宮堂殿中監黃門侍郎僕射並從服從服者御服衰乃從服他日則否宮臣服齋衰三月其居宮者處寧假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暮服詔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爲礙樟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與之又議案

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絕
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
准其輕重侔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金
石賓饗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寔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
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
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懸終窆亦足以甄
崇冢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皇太子菴服內不合作樂
及鼓吹

明帝泰始中陳貴妃父金寶卒貴妃制服三十日滿公
除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繼不復
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
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
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制孫盛曰廢三年
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奪
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爲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綵
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蕃國
寡務宜如聖典可無疑矣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神主隨子南兖
州刺史義興鎮廣陵備所加殊禮下船及至鎮入行廟
大司馬臨川烈武王神主隨子荊州刺史義慶江陵亦

如之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尚書
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
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
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齋衰削杖
布帶踈履暮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
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重服
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暮服爲允其博士庾邃之顏測
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恢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
如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
以下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
絲條儀亡廣德三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
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
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裨不肯怙方稱
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
總功之服不廢於未戚顧獨異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
其所重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於晉
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
時爲皇子服其所佩陳氏練冠縹緣此則前代施行故
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母符條儀服

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
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
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
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
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
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並
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比
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
由有厭而然也臺登重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
訓答既被催攝二三日南輪怙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

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家國舊典古
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司之士庶此之
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
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
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悛王淵之前
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度遂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
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
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
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並
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

中執桿愆矢未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
掌押桿失三人加禁固五年詔叔敬曰衣領職餘如奏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禮無服
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司奏古者與尊者為體不得服
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內悉皆成服於
其所生反不得遂於是皇子皆申母服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
倩薨天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沖王服制未有成准輒
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為
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黻備典成熟大焉典文
式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
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
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義所以
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
得不為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沒而爵俱受帝命
不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成秩
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
殤服未學舍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羊
希參議尋澄議既無畫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子不殤
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

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勅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正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案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爲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春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旣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旣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韋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

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暮之議
冬亡而春忌又乘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
未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
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通關並同蔚之議三月
未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天喪
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穌領軍長史周
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
人之服東平沖王服殤寔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
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
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關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
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
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爲大成故鄱陽
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
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爲斷今永陽國臣自應
全服王於傍親宜從殤禮詔景遠議爲允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修
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庶
母慈已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爲母子亦
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參議

並同漢魏廢帝喪親三年之制而魏世或爲舊君服三年者至晉泰始四年尚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齋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所適無貴賤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伎樂百戲是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帝以來國有大喪未除正會亦廢樂大安元年太子喪未除正會亦廢樂穆帝永和年中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會輒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

宋世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宋大喪則廢樂

漢獻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終令曰古之葬者必在瘠薄之地其規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魏武以送終制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歛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筵乃爲石室藏璽筵首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禮國君即位爲禪存不忘
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
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之
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
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
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也
晉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
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文景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

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
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
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泰始二年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會稽帝不
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外欲移陵十里內居人一切
停之江左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旦一
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
門栢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何處凶門栢歷大爲
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繫於木表
以葦席置於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
旣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

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古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後
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卽古弔幕之類也
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潔掃而
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
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
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二十四人
詔停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亦停選挽郎漢儀五
供畢則上陵歲歲以爲常魏則無定禮齊王在位九載
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魏世

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
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
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
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
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
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驟
騎將軍司馬道子命曰今雖權制釋服至於朔望諸節
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帙煩
瀆無準非禮意也至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

奏曰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宋明帝又斷羣臣初拜謁陵而辭如故自元嘉以來每歲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也世祖太宗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斲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爲銘乃

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

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旣私褒美興長虛僞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頽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臨軒遣使奉璽綬禪位於齊王懸而不樂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不妃主在內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外禮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踐表參詳休仁議爲允詔可

泰豫元年後廢帝卽位崇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爲有降異又於本親蕃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郎王燮之議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旣以尊降無服太妃儀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絕蕃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蕃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踈二儀準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馬燮之議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況天子諸侯之妾爲他妾之子無服旣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況皇太后妃

賁亞相極禮絕羣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暮太
妃豈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
以燹之議爲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爲諸王公
主於至尊是暮服者及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
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
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
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諮之議春秋
母以子貴王雖爲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
舅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

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
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旣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
於蕃國若功高勳重列爲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
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舅妾母未有前比祠部
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
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
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勳恩所特賜時或有之不由
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
次息爲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案晉

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
爲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
孫姬與攸貶歷代遵循靡替于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
子卒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爲
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體傳之有由父
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案春秋傳云世子
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
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爲世子取諸左氏理
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
近代成例依文採北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爲永制參
議爲允詔可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
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
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
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
爲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從子男於
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
均也彥參議以興之議爲允除王氏爲興至縣開國子太
夫人詔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

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爲世子爲應立次子錯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爲應以銑爲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爰議謂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承家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卽纂國統于時旣無承繼虔季以次襲紹虔嗣旣列廟饗故自與出數而遷豈容蒸嘗無闕橫取他子爲嗣爲人胤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旣寢銑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如爰議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旣無盡然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揚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爲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有其准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臺所上其六門內旣非州郡縣部界

則不合依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丞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華山虞及輿隸取冰於深山窮谷澗陰近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黑牲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啓冰室先薦寢廟二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並以鑑供冰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祕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盤隨冰借給凌室在樂游苑內置長一人保舉吏二入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史臣按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蓋是漢來制也張超與陳公箋拜黃閣將有日月是也

史臣按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復度門闔乃納履漢世朝臣見三公並拜丞郎見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漢儀及漢舊儀然則並有敬也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皆執板入閣至坐蕃不尊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

又有異同故復撰次云爾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詔公卿告祠高廟遣兼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魏是時魏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爲壇於潁陰之繁陽故城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綬以進於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祀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爲常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諡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後漢紀章帝詔高邑祠卽位壇此雖前代已行之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未詳所據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旣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

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
雍宮五畝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
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
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
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
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
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
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圓丘以
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孫權

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漢饗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
百三十行氣數終祿胙運盡普天施絕率土分崩孽臣
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竊名亂制權生於東
郊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
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
漢氏已終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
沓曆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敢不敬從謹擇元日
登壇柴燎卽皇帝位唯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綏天
極其後自以居非中土不復脩設中年羣臣奏議宜脩
郊祀權曰郊祀當於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鄴鎬非必
中土權曰武王伐紂卽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
爲天子立郊於鄴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
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鄴權曰文
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由匡
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吳主
糾駁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慨然稱善也何承
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末年雖一南
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配天之義
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堅配
天也權卒後三嗣主終吳世不郊祀則權不享配帝之
禮矣

劉備章武元年卽皇帝位設壇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
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
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
社稷復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
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
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
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之威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

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大神
惟大神尚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于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沖
兼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晉
丙寅晉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未有祖配其文曰皇
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
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堯禪位虞舜虞舜又以禪禹
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既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
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于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

顛墜寔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
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之民罔不祗順
國建侯宣禮明刑廓清梁嶠苞懷揚越函夏興仁八紘
同軌遐邇馳義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忌不服肆予憲
章三后用集大命于茲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
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
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
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敢
不欽承休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
望敷佑萬國惟明德是饗

秦始皇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
改作之難今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
供饗神祀配以祖考日夕歎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
羣臣又議五帝卽天也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
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
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後配祀
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
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
不異宜并園丘方澤於南北郊更脩治壇兆其二至之
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
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
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
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
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且詩
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
勩業旣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安其復明堂
及南郊五帝位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大
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
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中興江南太興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
賀循依據漢晉之舊也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
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
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卽便
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
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按元帝紹命中興依
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歲
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
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曰太
始中合二至之祀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
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
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北郊於一丘憲章未
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
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
奉

安帝元興三年三月宋高祖討桓玄走之巳卯告義功
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返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

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辨也齊之興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庶子執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爲欲速而無據使皇輿旋返更不得親奉遂從納之議

晉恭帝元興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禪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紱柴燎告類策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晉帝以下世告終曆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諱夫樹君司民天下爲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啓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弗樹宰輔焉依爲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王遷播宗祀湮滅諱雖地非齊晉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投袂一麾則皇祚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姦定具殲僭僞必滅誠否終必泰興廢有期至於撥亂濟民大造晉室因藉時運以尸其勞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款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

川告祥人神和協歲月茲著是以羣公卿士億兆夷人
僉曰皇靈降鑒於上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
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羣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託于
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深永懷祗懼若厲
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嘉望克隆
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親郊祀

文帝元嘉三年車駕西征謝晦警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滅質于時

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質反之始戒嚴之
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宣爲逆未經同告輿駕將
發醜徒冰消質旣梟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
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旣平蕩唯
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
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旣通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
助教蘇瑋生議案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
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
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
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



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夫其禮略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宣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旣以告歸爲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爲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爲允宜並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詔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祗禮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

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瓚祿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
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
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右司馬無太尉太尉
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
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
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
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祿將移
祭於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
有異太常丞朱膺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
神爲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常卽宗伯也又

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
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
事如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
宗廟太尉亞獻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
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
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
太常旣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
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
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
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

祭祀贊王裸將之事鄭注云裸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爲失則宜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同膺之議尚書令建平王宏重參議謂膺之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日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既出遇雨顧和亦云宜更告徐禪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巳或用庚使禮官議正并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燮之議稱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

辛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亥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巳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一年十一月巳卯

始并圓丘方澤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
冬至祠天郊于圓丘是猶用圓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
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得遷却謂宜
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爲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
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
告義在郊非爲告曰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
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議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
冬至日圓丘之祭月令孟春有所穀于上帝鄭氏說圓
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
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丘
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
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
用冬至日旣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
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
之郊各以其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
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
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旣以告日而以
事不從禮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
北郊是爲北郊可不以辛也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
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

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巳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燹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右丞徐爰議以爲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剋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衆議不同參議宜依經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爲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離多難戎車遙駕經略務殷禮告雖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旣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准黃門侍郎徐爰議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僞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卽於京師告義功于郊兆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禮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

限以正月上辛惠謂宜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
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闕
今祭尚書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議參議爲允詔可
泰始六年五月乙亥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
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略踈數有分
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
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
爲黷明詔使圓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
詳辰酌衷寔允懋典緣諮參議並同曹郎王延秀重議
改革之宜實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已未顯後

例謹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
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
相推長得異歲通關八座同延秀議後廢帝元徽二年
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復同日間年一脩

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
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則未以后
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北郊夏至祭后
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
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羣望皆在營內凡一千五百一
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

呂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也晉
成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
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
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
則四十四神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
嶽山白山霍山鑿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
農凡四十四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
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羨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
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
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
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
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哲
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
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
先代舊章每所因循觀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
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
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
舊典詔可

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時日尚

宋書卷十六
禮志
二十
寒可有司行事詔曰郊祀禮典所重中間以軍國多事
臨時有所妨廢故每從奏可自今方外事簡唯此爲大
親奉禋享固常典也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顧和啓宜
還更尅日詔可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之禮
因採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車服各
順方色魏晉依之江左以來未遑脩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
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訾氣令斯正鴻名
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
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懾殊俗南腦勁越
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
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
刑厝萬物揀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洽地德故精緯
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濼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
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
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
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
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
爲名異實同或以爲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
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儀生於斯諸儒又

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八
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
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
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
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
南地寔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墻宇規範宜擬則
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晷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
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爲差降至於三載恭
祀理不容異自郊祖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
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禮祭
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
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剋今秋繕立乃依頠議但作
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六年
正月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
配是用鄭玄議也官有其注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
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
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典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太傳稱
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

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
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
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聿脩聖心所以昭玄極汎配
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
蘇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
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
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爲義並五帝
以爲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
二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

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
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案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
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
謹尋郊宗二祀旣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守尚
書令袁粲等並同延秀議

魏明帝世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
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
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
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於前謹遺跡於後太史
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

德不刊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始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網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疆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

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十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身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故不行

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
瓘尚書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奏曰聖德
隆茂光被四表諸夏又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筭席卷吳
越孫皓稽顙六合爲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
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爲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
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威
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
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來古傳昧
略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旣沒
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

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
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
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流唯獨江
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
兵威斃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入
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
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
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象
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爲祥周武以烏魚爲美咸曰休
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

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奉天休篤黎庶
勤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
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
有警內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
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
茫茫禹跡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
宜有事梁父脩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
之願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
其所豈可勒功告成邪瓘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
有曆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
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
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
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
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
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剋定歲月須五府
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詔曰雖蕩清江
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
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此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
諸府矣勿復爲煩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
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協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

爲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
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
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義塞神祇之款望
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
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
復紛紜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
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巡狩
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民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
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
蕃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
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言號謚不
泯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內有載世宗
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漢
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壹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
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
民望絕塞以爲分外其日久矣大業之隆重光四葉不
羈之寇二世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
有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奉大化
目覩太平至公之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

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上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宋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泰山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南寇六州荒毀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脩前緒而跡淪言廢蔑記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徽號流月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曰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煙藹於邦甸錫冕兆九五之徽文豹赴天曆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冲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恧焉臣聞惟皇配極

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茲多
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流
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
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曆明
達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遭運
屯否三才湮滅迺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
斷出人鬼之表慶煙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
翦凶逾躬清昏盭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
緒拓復禹跡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
麟已至鳳皇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雩於宮
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合幹於園
籓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囿至天霜毫玄文素翮頰羽泉
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塗之謁抗驛絕祖
之奏彪炳雜沓粵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其
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脩封泰山瘞
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闈使啓關
謁紫宮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奧超聲前古豈
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曰太宰表如此昔
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爲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
纂絕孝德薄勳淺鑒寐崩愧頃麟鳳表禎茅禾兼瑞雖

符祥顯見思乎猶深庶仰述失志拓清中寓禮祇謁神
朕將試哉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必
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
咸由厥道玄勳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歇而罔減若
其顯謚略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略聞聽爰追楚漢風流尚
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
金綵奏玉潤鏤迹以燠今鑄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禮歌
之禮日觀施脩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
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洪聲
豈徒深默脩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匪妄
埋擊雨怒神淳廕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火
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曆德振弛維功濟淪
象玄浸紛流華液幽潤况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
帝以啓邁泰運景望震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
映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
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
靈顏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嶽蕃華於元列故以
祥映昌基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
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禮珪玄時景集天廟脉壤祥農
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綱威巡駐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

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望內
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
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施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崇丘
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嶽摘藻漢并角卽音栖翔禁
籟袞甲霜味翾舞川肆榮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
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青毳玄文朱綵日月郊甸擇
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穎孳萌移華淵禁
山輿峙衡雲鷄竦翼海鯨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
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颯氣昌物瑞
雲照蒲軒龜軫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

英抽竒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闕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
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擢振聲號而道謙
稱首禮以虛挹將使玄祗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
之容介丘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
之鄉奠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詳
淵載衍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詠辰稽古肅齊警
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蕤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
正途清禁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峙律騰駕流文間
綵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
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金支宿縣鏞

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闕九關以集靈警衛兵而闕雲
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
霧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
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
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
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東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
湮微代往淪絕拘採遺文辨明訓誥闕 造訪鄉
魯草滕書堙王之禮具竦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鐫璽
乾封懼弗軌屬上徽輝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詔曰天
生神物昔王稱愧況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一可

停此奏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爲魏
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
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
尊皇祖爲太王丁夫人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
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明帝太
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太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
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
皇祖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
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

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令丞奉薦而
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
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
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
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
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典制禮
樂宜爲魏烈祖更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
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
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
之禮孫盛魏氏春秋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經

歿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者也未有當年
而逾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
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文帝甄后賜
死故不列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使
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
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
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
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
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以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
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

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何承天曰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譙親祠譙陵此漢禮也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

因弗改陵上稱寢殿象生之具古寢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絕

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旣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所發吳芮冢材爲屋未之前聞也於建鄴立兄長沙相

王策廟於朱爵橋南權疾太子所禱卽策廟也權卒子
亮代立明年正月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旣不在宮
南又無昭穆之序及孫皓初立追尊父和曰文皇帝皓
先封烏程侯卽改葬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
二百家於烏程立陵寢使縣令丞四時奉祀寶鼎元年
遂於烏程分置吳興郡使太守執事有司尋又言宜立
廟京邑寶鼎二年遂更營建號曰清廟遣守丞相孟仁
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以靈輿法駕迎神主於
明陵親引仁拜送於庭比仁還中吏手詔日夜相繼奉
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日皓志

喜悉召公卿尚書詣閣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
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
之外又拜廟薦饗比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有司奏
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劉備章武元年四月建尊號於成都是月立宗廟祫祭
高祖已下備紹世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爲禰亦無祖宗
之號劉禪面縛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此則備廟別
立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晉文帝進爵爲王追命舞陽宣
文侯爲晉宣王忠武侯爲晉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諡

曰文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奏議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尊遠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正月元日又格于文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崇正永制於是改創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禮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廟晉又異魏也六月因廟陷當改治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詔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壯

極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帝率百官遷神主于
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摯虞之議
也至世祖武皇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
惠帝世愍懷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
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被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
又策諡武帝揚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立弘
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旣卽尊位上繼武帝於禮爲禰如
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壇滅虜庭江
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
室其實五世蓋從才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

草創舊禮未備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太興三年將登愍
帝之主於是乃定更制還復豫章潁川二主于昭穆之
位以同惠帝嗣武帝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
尊之義在廟不替也至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
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
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
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
等入伐立行廟於白石告元帝先后曰逆臣蘇峻傾覆
社稷毀棄三正汗辱海內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討
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

剗絕其命翦此羣克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
之年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
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
十一室也康帝崩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
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
兄弟無所登降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
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
川又遷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六
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八間棟高八丈四尺堂基長三
十九丈一尺廣十丈一尺堂集方石庭以塼尊備法駕

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孫各用其
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
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帝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
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
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
世四祧故事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母簡文李太后帝
母宣德陳太后祔于宣鄭太后之廟

元興三年三月宗廟神主在尋陽已立新主于太廟權
告義事四月輔國將軍何無忌奉送神主還丙子百官
拜迎于石頭戊寅入廟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事
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
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
卽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爲
七廟永初初追尊皇考處士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
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
猶從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也廟殿亦不
改構又如晉初之因魏也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
妤爲章皇太后立廟西晉宣太后地孝武昭太后明帝
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
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
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華恒議今聖上
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
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上傳純
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
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二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
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稭川全祠七廟之禮驃騎長
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旣非禮文且光武奮劍
振起不策名於孝平豫神共事以應九世之讖又言不

其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
悉嘗於經既正於情又安左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
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
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
祭禰反不及庶人於是帝從嶠議悉施用之孫盛晉春
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
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以友子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
古義明詔是也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
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
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於西儲夾
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謂四世遠祖長
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
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
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
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密殷祭之
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
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表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
可別立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
馬無忌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

此府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
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
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贊人爵之尊篤天倫
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祫
爲壇去壇爲墀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
有禱則祭於壇墀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
漢世章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
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未藏又
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於是撫軍將軍會
稽王司馬昱尚書劉劭等奏四祖同居西祫藏主石室

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
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
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禮也若依虞主之
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
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
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
士張憑議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毀主憑案古議無
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可無
疑矣安帝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祭詔博議遷毀之禮大
司馬琅邪王司馬德文議太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

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帝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從范宣之言築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靈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咨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殿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祠部郎臧壽議四府君之主享祀禮廢則亦神所不依宜同虞主之瘞靈矣時高祖輔晉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殿祀行事改制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

從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初基之主寔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位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

既遷乃太祖位定爾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
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
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
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
堂圓方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
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周公宗
祀文王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
曰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
祖考同祀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
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

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
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
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
之間興廢迭用矣侍中車胤議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
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
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知弘本順民乎
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脩之中書
令王珉意與胤同太常孔注議太始開元所以上祭四
府君誠以世數尚近可得饗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
因也向使京兆爾時在七世之外自當不祭此四王推

此知既毀之後則殷禘所絕矣吏部郎王忱議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脩之驃騎將軍會稽王司馬道子尚書令謝石意同忱議於是奉行一無所改

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啓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

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脩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當是內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脩意所未譬安國又啓范泰云今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興烝嘗其本不同既祔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

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爲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旣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爲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啓不允卽當責失奏彈而譽墮稽停遂非忘舊請免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於是博士徐乾皆免官初

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進用十月計常限則義熙三年冬又當殷若更起端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徒王謚丹陽尹孟昶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蓋施於經常爾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旋幸理同受命愚謂理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領軍謝混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日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十月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太學博士徐乾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員外散騎侍郎領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

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當有故而
遷在冬但未詳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
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
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
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
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寧康
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愚
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之等議泰
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
應卽以失爲始也宜以反初四月爲始當用三年十月

尚書奏從王謚議以元年十月爲始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
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
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
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
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
行事且不禫卽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
祫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
雖祥禫空存無綬縞之變絜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
旣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

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
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
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旣禫祭
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如配哀未恐也推此而言未
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禫于莊公鄭玄云閔
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
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禫也案王肅等言於魏
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禫則
禫遇禫則禫鄭玄云禫以孟夏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
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

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禫縱公羊異說官以
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
日奏傅亮議權制卽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
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
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宋殷祭皆卽吉乃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
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爲得用孟秋與不領軍長史周景
遠議案禮記云天子禘禘禘嘗禘烝依如禮文則夏秋
冬三時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啓
議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啓永和十

宋書卷十六
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禮難
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于
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安國無以
奪之今若來四月未得殷祠遷用孟秋於禮無違參議
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爲允詔可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
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
卯殷祠以穆帝崩後不作樂初永嘉中散騎常侍江統
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事是爲吉祭有廢樂也故升平
未行之其後太常江道表穆帝山陵之後十月殷祭

太常丘夷等議撤樂道尋詳今行漢制無特祀之別既
入廟吉禘何疑於樂

史臣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過密至於諒闇奪服慮政
事之荒廢是以乘權通以設變量輕重而降屈若夫奏
音之與寢聲非有損益於機務縱復回疑於兩端固宜
緣恩而從戚矣宋世國有故廟祠皆懸而不樂

卷之六

詩經

賦而後風矣宋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之政先養民非高財非廣地非多粟而後足國足則財足財足則民安

民安則國富國富則財足財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富國富則財足財足則民安

民安則國富國富則財足財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富國富則財足財足則民安

人而古師師師然樂

五夷

